

說
郭

正
五
十
四

特
增12
6
54



特
112
6
54



說郛目錄

身第五十四

晉史乘 吾衍

楚史檣杙 吾衍

蜀檣杙 張唐英

幸蜀記 宋居白

五代新說 徐炫

三楚新錄 周羽冲

江南野錄 龍袞



晉史乘目錄



從亡

野人與塊

釐負羈

楚享

對秦使

盟河

赦寺人

里鳧須

反國行賞

介子推

大蛇阻道

勤王

襄王賜命

請隧

出陽民

斬顛頡

伐原

舉原令

伐衛

取五鹿

虢亡

分曹地

釋曹伯

伐鄭

釋鄭圍

伐宋

伐鄴

伐楚先兆

退舍敗楚

敗楚行賞

結履

憂勝楚

釋衛侯

用民

會盟

救饑

宰人上炙

逐獸

失廩

奉冀缺

西河守

登隧

國難

種米

封狐文豹

問政

原季

李離

傅謹

益曰季宅

日食

晉史乘

武林吾衍

從亡

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為太子時文公固已成
 人矣獻公即位文公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
 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
 殺文公文公踰垣宦者逐斬其衣祛文公遂奔狄狄
 其母國也是時文公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



野人與塊

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舅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知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

釐負羈

文公出亡過曹共公聞其駢脅使袒而浴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置璧焉文公受其餐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克之令三軍毋入釐負羈之里

楚享

文公亡之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對秦使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文公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

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文公對客曰君惠弔亡人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繆公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乃送文公反晉

盟河

晉史綱
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
三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
國乎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茵席所以臥也而君捐之
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君後之臣聞國
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
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
利害不與舅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盟

赦寺人披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又退軍於郇狐偃及秦晉之
大夫盟於郇公子遂如晉師入曲沃朝於武宮殺懷
公於高梁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
其後余從狄君以出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汝其
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
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

晉世家
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
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旣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
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里鳧須

文公出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文公資而亡文公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然後能行及
文公反國國中多不討文公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
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
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里鳧須曰

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
悖也使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
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
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
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
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君不念舊惡人自
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
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

國大寧

反國行賞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舅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君今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舅犯言於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介子推

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

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

三月號呼碁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大蛇阻道

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

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齊三日請於廟曰狐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狐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狐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之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天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勤王

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於魯於晉於秦其明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皇帝戰於陳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辭秦師

晉史類
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而殺之於隰城戊午文公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

襄王賜命

襄王享醴命文公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文公爲方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文公三辭從命

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請隧

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
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
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
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
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
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
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
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
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
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出陽民

周襄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
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
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
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
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

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
唯官是徵其敢逆令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
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臣
文不昭陽不成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
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
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民

斬頤頡

文公問於狐偃曰一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
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
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
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
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
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
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

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子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罍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成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以其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伐原

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君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

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
衛者信也

舉原令

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
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
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
壺餐之故信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吾聞明主
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
恃吾不可欺也

伐衛

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
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
乃止引師而還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取五鹿

文公問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
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

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爲
卿辭曰樂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
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
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

號亡

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爲號久矣子處
此故矣號亡共有說乎對曰號君斷則不能諫則無
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號之所以亡文公輟田
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

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
君子聽其言而棄其人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
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分曹地

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禧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館人告之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
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不速行魯之班長而
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

諸侯爲多反旣受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
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今一言而闢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釋曹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伐鄭

文公過鄭鄭公不禮被瞻諫曰晉公子之從者皆賢
者也君不禮焉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不
如殺之鄭君不聽晉國旣定乃興師伐鄭鄭人以名
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被瞻而師還被瞻曰不若以
臣予之鄭君曰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身以免國臣願
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曰臣願盡辭而死
公聽其辭瞻曰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請就

烹乃據鼎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其君故將烹公謝焉乃罷而歸之鄭郟以之爲將軍

釋鄭圍

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鄭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和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

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今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

也亦去之

伐宋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伐鄴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今旣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

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

伐楚先兆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慧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我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我欲與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慧

晉史乘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退舍敗楚

文公與楚相子玉戰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
且楚老矣子犯曰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
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曲在彼矣退三舍子玉使鬬勃請戰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富曰焉支
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
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敢煩大夫
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文公登有
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
益其兵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楚行賞

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舅犯舅犯對曰服義

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復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結履

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憂勝楚

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

釋衛侯

晉史乘
文公大敗楚衛成公聞之出奔楚晉立其弟叔武攝君事元咺相之衛侯自楚反而疑其弟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終殺叔武元咺走之晉而訟其君晉侯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寘武職納橐餕焉文公使醫酖衛侯寘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乃釋衛侯

用民

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

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爲大政卻溱佐之舅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霸

會盟

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晉史乘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
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
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
無佐也

救饑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
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
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
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
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
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
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
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熾鑪炭火盡赤紅及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

譙之果乃誅之

逐獸

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
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
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
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龜
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
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

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
社稷周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周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
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失麋

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
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之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聞而

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舉冀缺

晉曰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以先茅之縣賞胥臣

西河守

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

晉書卷之三十三
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
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
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謝子也

登隧

文公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公曰會夫
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公
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
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
文公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
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
爲行勇士不爲死文公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
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國難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
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種米

文公得玄山之粟而美之欲種之宮中問於冀缺對
曰臣嘗服稼穡之事矣凡五穀必以種今君所植者

末也種之必不能生公曰寡人不慧不知稼穡微子之言惑其不解乎冀缺曰務農重穀國之本也君之言及此晉國之福也

封狐文豹

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問政

文公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原季

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

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而不可廢也且居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李離

文公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文公曰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失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文公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趨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

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而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

傳謹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籩條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聾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浚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

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籬條蒙矜侏儒扶盧矇矓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印浦而後大

益曰季宅

文公見曰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勿奪農功

日食

文公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日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公曰善乃舉善政而行之國大治

楚史檣杙目錄

問為國

茅門令

虞丘子

士疊傳

隱戲

伐陳

晉伐楚

伐鄭

伐越

取陳

伐晉

圍宋

克鄭

問鼎

樊姬

赦解楊

申侯

射兕

好獵

養由基

絕纓

子佩飲王

相人

築臺

沈尹筮

孫叔敖諫

寢丘

蘇從

椒舉

復封陳

滅蕭

諸侯請約

少師慶

求過

聘士

漫孟

祭不踰

夏姬

楚史檇杙

武林吾衍

問爲國第一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

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
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
以褊國驕士民哉

茅門令第二

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
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
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
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社
稷者社稷之臣不宜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

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而上
位危社稷不守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虞丘子第三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
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
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
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受之政

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
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
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
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菜地三百
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
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
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祿而不骹可謂
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士亶傳第四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
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
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
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主者皆元德也
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
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
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

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濯明其志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
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
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悛則身勤
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
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
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
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
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
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
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
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
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
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赧

隱戲第五

莊王涖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

問左右羣臣曰政不治而社稷危胡不入諫

一作伍舉諫

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飛不鳴不審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是鳥雖不飛飛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頓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年矣前爲豪矢而後

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修治士無所行矣

伐陳第六

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甞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環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列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

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吳師大敗

晉伐楚第七

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羣臣大夫也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伐鄭第八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鑿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授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斯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杆木一作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入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

祥立天下菑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日
一作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諫曰晉強國也道近
分解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
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
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
退楚師以佚晉寇

伐越第九

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
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
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
弱也莊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知之如日也王乃
止

取陳第十

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
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
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積多則賦歛重賦

欽重則民怨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伐晉第十一

莊王欲伐晉使尹豚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尹豚觀焉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圍宋第十二

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不克將去而歸於是

使司馬子反乘闕

一作座

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亦乘闕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

一作厄

則矜之小人見人困

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言其故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

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有七日糧爾
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
也莊王曰雖然吾欲今得此而歸耳子反曰王請處
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將
從子而歸遂師而歸

克鄭第十三

楚人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一作幾乎自手旗左右麾軍

引兵退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問鼎第十四

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觀兵於周

一下右疆字

定王

使王孫滿勞莊王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
德不在鼎昔夏之興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
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其上下以承天
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
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

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樊姬第十五

莊王聽朝罷燕

一作晏

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晏也得

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何也姬曰妾得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妾未嘗不遣人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

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

一下有美字

欲王之多

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令尹今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

赦解揚第十六

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莊王莊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王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而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今一作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君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而歸之晉爵爲上卿

申侯第十七

莊王旣服鄭一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食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焉

射兕第十八

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奪之王

楚史
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大夫諫曰子培賢者也此必有故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死兩棠之戰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射隨兕者不出三月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平之書而視之於是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好獵第十九

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其榛叢刺虎豹者吾以是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以是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以是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養由基第二十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絕纓第二十一

莊王賜羣臣酒日莫酒酣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接受其冠纓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立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子佩飲王第二十二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王曰吾聞子其於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相人第二十三

楚人有善相人斷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一作指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

築臺第二十四

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至且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余同畊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賢矣委其畊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通
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
不用宮之奇而晉併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併之萊不用子猛而齊併之吳不
用子胥而越併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賢士之言
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王遽追之曰已子反矣吾
將用子之諫先日諫寡人者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死今子之說動寡人之心又色
不加諸寡人故用子之諫明日命曰有能入諫者吾
與之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役

沈尹華第二十五

莊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佐制
者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
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
不聞先王之道今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
於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孫叔敖諫第二十六

楚王將伐晉告于朝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
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不知黃雀在後舉頭一作頭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在其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惜不慮其後患也莊王從之乃不伐晉

寢兵第二十七

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之名醜荆人鬼魅人襪人莫之利也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奪其爵唯孫叔獨存

蘇從第二十八

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

授蘇從爲相

椒舉第二十九

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訕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恣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復封陳第三十

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滅蕭第三十一

莊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

疾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
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諸侯請約第三十二

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之
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
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
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少師慶第三十三

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
怒人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
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求過第三十四

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
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
終而成霸功焉

聘士第三十五

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
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

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優孟第三十六

莊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

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榿楓椶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

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
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
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
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
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
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土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
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

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
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
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
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
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
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
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
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祭不踰望第三十七

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一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夏姬第三十八

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羣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之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蜀檮杌

宋 張唐英

王建字光圖其先潁州郟城後徙居填城隆眉額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竊爲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爲盜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於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處淮西募建補軍虞候廣明中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

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爲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闕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當塗駟而顧寧李昌符朱孜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於煙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懼禍求爲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爲觀軍容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爲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圖已遂招募毫猾八千攻陷閬州殺

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卽位陳敬瑄叛於成都迎建於東川顧彥明內顧爲患頗憂之令孜於子也可折簡召之遂與建曰中原固多事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叅謀李乂謂曰建爲人姦雄狼顧久矣必不爲人下若爲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頭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明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爲

蜀書卷之八
成都尹割印蜀黎雅置永平郡於邛州以建爲節度
發兵迎昭度於劔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
府以建爲衙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
垂敗心與全蜀乃入白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未
有討叛之効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
噬圖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爲國大臣其
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劔外之
事願以相委必不負驅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
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蒼頭保祿齎食之昭度懼乃

以符節付建卽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軍歸邛
州建不攷急攻成都令攷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
八哥素厚何苦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
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
改心便可釋憾令攷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夕令
攷携符印卽建營受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
表陳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監軍
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
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爲刺史旣行建遣殺於三匹令

孜仍監其事四月以令孜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戟加中書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殺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左右勸進三遜而後從九月僭卽位號大蜀改元武城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爲樞密使任知元潘峭爲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爲太傅王宗侃

爲太保兼侍中以唐觀望嚴遵美爲內侍監授唐宰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詔改堂宇廳舍爲宮殿其畧曰帝君之居上應辰象朝貢臻集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臺省府寺之完壯須分名號以美觀瞻况我肇啓丕圖類有嘉瑞允協上玄之貺式光萬世之基至於厨廐之標題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惟新大衙門爲宣德門師子門爲神獸門大廳爲會同殿毬塲門爲武門毬塲廳爲神武殿蜀王殿爲承乾殿清風樓爲壽光閣西廳子爲

咸宜殿九頂堂爲承乾殿會仙樓爲龍飛樓西廳門
爲東上閣門廳子西門爲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爲日
華門庫角門爲月華門萬里橋門橋爲光下門竿橋
門爲坤德門大東門爲萬里春門小東門爲瑞昇門
大西門爲乾正門小西門爲延秋門北門依舊大玄
門子城南門爲宗禮門中隔門爲神雀門東門爲神
政西門爲興義鼓角樓爲大定門北門爲大安門中
隔爲玄武門昌橋爲應聖橋舊宅爲昭聖宮堂爲金
華殿摩訶池爲龍躍池設廳爲韶光殿軍資庫爲國

計庫衙庫爲內藏庫衙內麴佑庫爲齊庫大衙內雜
庫爲廣潤庫賞設庫爲常盈庫賞設行庫爲殿前庫
南倉爲天富倉瞻軍棗庫爲左藏北庫倉爲大倉甲
狀庫爲天富庫舊役三院爲彰信門尚書省於舊使
院置御史臺於府司置府城爲皇城使防使司依舊
兩馬步使爲左右街使廂虞候爲街巡使後槽飛龍
廐客司馬客省使藥營爲教坊使厨爲御食戟門添
置六戟三十六戟神策營爲糧料司六軍爲支計院
成都府爲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置立府所司新舊宅

爲啓官堂爲玉華殿武城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
赦赦韋莊爲吏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
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淄人少有
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郎
遷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道古上疏言五危二
亂七事責授施州司戶叅軍未幾以左補闕徵由蜀
赴闕陳田之亂乃更姓名賣卜於溫江韋聞其名奏
爲節度判官又上建時叙二亂五危事爲同僚所嫉

送茂州安置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
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今召還須
再貶於此死之日葬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
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
州卒於路五月立周氏爲皇后宗懿爲太子十月講
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於行宮謂左右曰得一
二人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雖
不才自顧可策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
畧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願陛下

獨精校
無以中原爲意宗佶憾之諭庖人置堇而毒殺之扶
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牋檄皆屬之贈諫
議大夫制封諸子爲王建十一子馬嫗生宗仁白嫗
生宗輅陳嫗生宗智宗時喬嫗生宗傑褚嫗生宗昇
宗澤宗平徐嫗生術撲殺晉國公王宗佶本姓甘氏
建未有子錄爲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恃位隆功
高所爲不法連上表求爲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
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
閉關勸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居
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農桑之
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
侵無擾使我赤子樂於南畝而有豳風七月之詠焉
八月吏部侍郎平事韋莊卒莊字端已杜陵人見素
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爲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
卽位遣使諭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建謀興復
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荅宗綰書其
畧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

之中淚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
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
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轂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
爲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
今兩川銳旅誓雪國耻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
勒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復遣使通好以建爲
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
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
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
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旣篡德權上
表曰案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允興丹莫當李
祐者唐王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
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允興亦西方也丹莫
當者丹朱也言朱興不赦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
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
叔舅也建卽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公二月朔游

蜀書 卷之九
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貫休欲諷之因誦公子行曰錦
衣鮮華手擎鵝閒行氣貌多輕忽艱難稼穡總不知
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貫休本蘭溪
人善詩與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
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玉璞於田令孜之第
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牌石
記有膺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太昌軍使徐瑤等脇太子元膺舉宮以叛

儲君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術爲太子瑤字伯玉長
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韋昭度幕府其
兵皆文身驚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
魁建克成都瑤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
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嘗爲鄉貢進士風
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尚亦非我匹爾鬼兒也焉得無
禮於我瑤仗劍謂曰而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歿必不
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暴至
於此遂壯而釋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術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
賢府凡文學道德之士得以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
寶曆寺后妃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
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於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
於龜化橋十月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其先河西人
有氣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恙成
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
善爲新聲及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燕
此人意欲取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塵於君其實

靳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於
適意豈能愛歿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其
十二月御大安門愛秦鳳階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
將大霖雨禱于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
竊黃帝玄珠沉江而死爲此神卽今江瀆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
卒博昌周義成庾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
十卷青宮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農
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洎

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
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
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
嘗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
念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吊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
年國號改稱天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
儀爲昌化王五月祀皇帝于南郊翌日祀皇帝於方
丘六月賜百官飛審凡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大風拔木幙幄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舉於寢室鶴鶴鳴於帳中鷄鷄
集於摩訶池建因感疾甚篤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
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勤夾輔遂正
名號輔有神氣兢兢業業懼不負荷幸賴天地之靈
廟社之貺方隅底定民黎康樂二氣叶和五穀豐稔
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於夙夜感此一恙藥石弗
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妃
后亦甚篤愛勢不能違立爲儲王免力輔無墜我邦

蜀書 卷之六
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偽謚武神文聖孝德明忠皇帝廟高祖葬永陵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姦猾亡命之徒攘袂仇衆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於此時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蔡之郊藏匿於墟墓之間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及得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獄吏知其必貴而祐之耶抑天爲之耶

遂能奮迹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誠貫白日執戈被銳翼衛乘輿於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闔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據閩上謀自全之計洎陳田召而不納遂坑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而韋昭度章句書生柔雅醜藉非具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幾智奪其符印遂推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湯武高光之德建誓師雪耻而爲岐隴所阻自視才畧不在梁下其肯心降俛首而爲之臣耶因僭竊位號亦特使之

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
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托至誠無疑前視劉備
可以無愧矣

幸蜀記

宋居白

僖宗聰睿強記好馳騁諸色博弄無不周徧季年寵
內園小兒張浪狗好歌能舞纔十六七能數般馬伎
忽一日浪狗曰臣無馬乘僖宗乃密與銀一百兩令
自買之其時聖駕自岐陽回長安少有好馬浪狗於
諸尋求雲陽縣買得一疋浪狗本在宣徽南院安下
僖宗日日獨行浪狗院中間買的馬自潛行看之此
馬又未曾騎習僖宗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

馬稱數徧其馬忽爾騰躍右足踏僖宗左脇便倒不醒浪狗驚惶將數銀孟于尿灌僖宗口良久方蘇歸稱氣疾詔醫二十餘人候脉用藥皆言是膀胱之氣並無瘳效其脇痛轉劇卧十二日崩本因馬踏也四月唐遣容省使嚴未聃入蜀軍以窺實虛其笏記略曰伏自朱温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迥遷於東治誅殘南北焚燹宮閣雖列藩悉是唐臣無一處不從僞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宗太祖之業倏爾隳張憤朱温崔胤之徒同謀篡殺遂乃

神幾迥發心鼎獨然竭滄波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練其死士過汝水搏王彥章於馬前旋夷關斬朱正於樓上劒霜未匣槍雪猶彈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岳知一人應運引頸待誅遂使賊將歸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八日救塗炭遂定四維此詞亦頗壯烈也

成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三月衍明永陵自爲夾巾民庶皆効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皆衣

幸登言
道服蓮花冠鬢髻爲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日醉妝
國人皆効之

四月朔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
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吊伐彼有
不爲臣子此所憂爾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
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宰者著十在文以進曰有口
□□者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手下爰持斧鉞出
鎮藩籬飾宮殿於選方命鸞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

禍之原有王承林者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
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
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者受先皇
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
之奢俊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
器有王宗弼者謬陟烟霄殊非譽諤興亂本則逞章
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必召傾亡尚居左右
有韓昭者性懷慘毒又恣貪殘焚燹軍營要寬私第
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心懷有歐陽晃者酷

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病已徧於
陽安蒙蔽半由於內密有田魯儔者爲君王之元舅
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
苑珍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者出爲留守入掌樞
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者披求
女色取悅宸襟常叩不次之思每冒無厭之寵敷對
唯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
有嚴凝月者唱亡國之音銜超時之俊每爲巫覡以
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任臣如
此社稷何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別封
府在珣以綵之半遺宰宰字仲緘西江人博通經史
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托不羈文多譏刺執政
惡之故不得用而卒

四月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浣花潭至萬里
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電雷冥
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
者數千人衍俱卽時還宮

重陽宴群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柳宗元詩

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千
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待臣宋光溥咏韓曾詩曰吳
王自恃秉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宴罷

七月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曳
之而行

十月彗星見長丈餘在井婁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
大災宜修德以禳之詔於玉局北置道場以合天變
右補闕張雲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

彗星彗者除舊布新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
可免衍怒流於泰州雲唐安人立朝謇諤自此朱雲
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
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
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至是奏雲謗國遂
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製狹中銳首拂之卽墜
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綉衍不許以
爲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

韓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
首守判官多嘲謔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入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
專有嬖陽之寵唐兵入蜀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
殺之梟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四月二日明文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
今朝廷所行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
乃孫之謀暨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
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狼虎之人奸佞滿朝貪淫

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
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

三月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倡家
飲酒於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令民間
皆帶大帽

四月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
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
聞綱得罪剪髮求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

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王氏

開國記以肥遺爲畢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鬼也

五年三月上巳寓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行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柸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烈衍有愧色佞臣潘左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侑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左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宗壽字

永年王建之族子

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爲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至京兆杜陵人方干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舉制科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僖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遊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於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世以爲尸解有文千卷餘皆本無爲之旨

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治識洞兵機沉滯丘園五者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

部考較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昭受賂徇私選人
詔鼓院訴之又嘲曰骨肉遵法清城侍郎親情稍間
二州侍郎自留衙職集壁侍郎衍一日聞言召而問
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亦臣之親衍爲之
默然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
軍使元膺死建以維王宗輅類已又信王宗傑明敏
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
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

衍才氣英武允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
屬頗好論史賦詩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
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
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
德元年以龜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池

二年八月衍遂以宰相王諧判六軍諸衛事旗幟戈
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
姓望之驚相謂爲灌口祇神復以宮人二十人從至
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月九月駐軍

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遊園中舟子皆衣錦綉
衍自製水調銀漢之曲日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康女
殊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縑其夫一慟而
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延袤十里內起重
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
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
飲

六月往天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於華

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
昶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日上合
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旣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
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子
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二十六年
季良薨年六十一僞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
號高祖葬和陵有道者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檠所至
處卓之呼曰不使登登使倒至是人以爲應知祥好
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衆以恩接士大夫以禮

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主之媵昶於大原大成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

明德九年七月知祥覆疾以昶監國望日冊爲太子知祥薨於柩前卽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遷德兼侍中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季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季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陰人二年二月尊母季

氏爲皇太后季氏長深宮王之媵嘗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府舍知祥乃館於徐延禧之第延禧卽衍之舅衍嘗幸其第悅其華麗於壁上書一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爲不在故也延禧以紅紗籠之祥見而笑曰疎狂霸主亦知我居此耶

四月明宗卽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書令改封其妻禧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賻冊贈晉國雍順

幸蜀記
十一
得以不失爲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
哀也哉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爲郡衛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拊曰此武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內都指揮使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中門使莊宗與宋祖夾河頊兵知祥叅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請誅知祥懼禍乃薦郭

崇韜爲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卽位於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以知祥爲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名陽有師出內府幄幕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旣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俟其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卽遣歸闕知祥知石壕中使馬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九年正月至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洶洶知祥至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繫拂以初入爲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

人孟得名姓及知祥至人以爲先兆時魏王尚駐於
梁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欣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
率其宗屬及宰相王錯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
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急蜀中未寧
莊宗令宦者迴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延嗣至與晉
守張筠誅於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
行刑呼曰寃哉吾兒以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
吾知爾禍必族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

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
改葬明宗下詔進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長安南
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紈富貴之中及
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
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
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是尚
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農于內張士輩以諫諍而得
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况不卑詞厚禮以睦隣

上喪日臣先人受職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
十年屬梁蘖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
狗輿情止王三蜀建臣纂紹罔敢迨遑自保土疆以
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
區奄征不庭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使期
納款遽聞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於王
土與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櫬有歸負荆請罪望回
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佇德音以安反側謹表
奉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行備亡國禮以降魏王

入居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弟忠武軍隨有
功賜姓名莊

天回驛太后與太妃各賦詩太后詩曰週遊靈境散
幽情千里江山斃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
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玉京夢魂猶是在青
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不久當大富貴耕
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

幸登詞
猛清而不隘張公而已

十年八月諸王宮侍劉保又卒又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檟楚於諸王乳媪密令諭之保又曰膏梁之性不撻之則佗日爲豚犬耳

八月漢州奏水西縣令范羲死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羲冢羣虎逐之文通廬於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卽位改元天福

十二年八月昶日遊宴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翔亭遊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都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迨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舞倡李艷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

五月地震昶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爲慮

六月教坊部頭孫廷應王彥洪等謀逆廷應初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胡王家苦竹開花

幸蜀記
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捨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構得十二人期以宴日持仗爲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馬其黨趙廷規所告盡擒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授維州司戶責潞州誅虐聚歛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責於維州至羣浦賜死民家相賀

十月地震從西地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頒于郡縣曰朕念赤子肝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恩寬嚴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母使瘡疾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爲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皆本於理常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爲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特牡丹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群鳥銜土置於墳上賜

帛三十段

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二月晉高祖卽位改元
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叙姻親之舊其書
略曰大晉皇帝奏書皇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慙
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院背義而蒼生失望
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睦
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十月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
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

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爲其黨所
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至是
有虎上城被誅卽其驗也十二月昶耀兵太玄門翌
日大赦改元廣政

廣政元年上巳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賦詩俳
優以王衍爲戲命斬之三月民訛言後宮產蛇取人
心肝食百姓驚恐踰月方止十一月地震屋柱皆搖
三日而後止

二年六月地震洶洶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

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爲追騎所獲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玄詰統之守劔門城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入城依東門院僧爲小沙彌知祥飯僧見昭遠慧黠留給侍昶左右累遷卷簾使通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文州見古塚有屍如生乃大中九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名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爲大氣真人侍子當有兵刃之厄旣能葬我可以

免禍至是爲王師所獲至闕下太祖詰曰汝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爲領軍大將軍開平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彥儔太原人是月劔門不守玄詰奔還問計於左右老將石贇曰此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昶沉吟久之乃彈指難曰吾父子以豐家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爲我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効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以纂

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卜伏自黃帝陛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正殿丁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圜丘曠執贄奉琛之禮蓋屬地居遐僻路阻闕庭已慙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輦鼓纜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景粗勤學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追感亦卒七年十二月贈右僕射事蜀十年貲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也以此爲富可笑可歎

王衍及和降表皆吳爲之蜀人鄙其所爲夜書其門曰世請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青衣神言是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召於圓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識者以爲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川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昶書兆民賴之四字誤寫兆爲趙十一月民訛言國家遷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玄誥爲太子玄誥字遵聖昶長子歸朝受秦寧節度知具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滁州卒于十九年弟玄珏入朝爲統軍卒

二月壁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三月王師平荆湘昶懼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詔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齎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太子怒命王賦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弋等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王昭遠趙宗韜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昶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朕立功謂宰相李昊華餞於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雕面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執鉄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

孟知祥以爲蒙陽合召入侍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
學士爲人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合
兼蘭州刺史乃召合曰汝至城都歲必輸錢數千緡
三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人面訐其直無有愧色門
生輩至相見甚懼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
甘乃各飲一盃竟不設筵其鄙嗇如此

十七年正月赦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賜赦民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奉之俘昶遣使致書謝

署大蜀皇帝世宗不荅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
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邪

十二月旌表蓬州縣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進父及
泣竹林而得冬筍以療母疾

二十一年十一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謁和陵正月龍見于壘關時
藝祖皇帝見龍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言曰臣
觀大宋啓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
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昶曰卿且去

朕徐自圖之吳字喆佐唐相紳後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
有道士朱桃摧謁之於堦前以劔撥取花子三粒種
之須臾成化三朶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
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養士家資成
萬初幼時相者周玄貌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
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爲崇勳
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
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鬥之象須臾天地皆暗大
雨電明日灌口奏岷山大漲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
門深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太廟令宰相范仁恕禱青
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
雨毛

黃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
召宴卧内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卽位重誨專政治
構欵式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畜季良遂結董璋攻
遂聞其拔扈之心著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

子以建之不臣猶有可恕當恕之於前矣知祥始末
陳於後唐托葭莩之援階將才之貴故當勤王戮力
爲國藩輔而乃倜然自命不復顧忌迹其素心真亂
臣賊子也昶孜孜求治與民休戚雖刑法猶後向不
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失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門
之援此至極迷者之所不爲而昶爲之固以誅之無
赦及王師弔伐能翻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
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直恩於虜哉

五代新說

徐炫

余咸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
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叙存錄目余搦管隨記疏之
因而詮次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三十篇分爲
兩卷

帝王

符命

忠節

孝道

友愛

義烈

諫爭

誠感

儒學

詞林

著述

博綜

敏對

武畧

膽勇

識量

方雅

簡素

廉讓

周給

止足

惠政

道義

伎藝

任誕

嘲謔

叙異

隱逸

歎逝

烈女

梁高祖武皇帝

姓蕭諱衍字叔達

初為雍州刺史舉義兵齊

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來降以

為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弟猶子臨賀王正德及圍臺

城城陷孫永安侯入見帝帝曰可一戰否曰不可嘆

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豫子孫夫復何恨景幽帝

於宴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為簡文帝

諱納字世縛

景幽

帝於永福省少帝引筆自叙曰有梁王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何如作五言詩曰天道何茫昧方途那可相鳳飛逢烏弋龍行會魚網又曰寶劍還藏獄神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勿無情堪著書景燕帝帝知不免因大酣醉後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章王棟為太子俄而篡位湘東王命太守王僧辨司空陳霸先擊景破之誅景即位為元皇帝都邠州魏軍圍城帝登城樓觀戰為詩曰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徵兵資琰玉壘

鼓亂攬金單醪投百米芳餌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而城陷被殺將奔為詩曰長夜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杏樹空得動耕人又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嵩里終非封禪時太尉與司空定議以帝第九子承制迎還京師為皇太子太尉與北齊通好司空懼其有變襲殺之太子是為敬帝諱方智小字法真帝即位封司空為陳王陳王受禪以弟為江陵王

陳高祖武皇帝

姓陳諱霸先

即位三年崩兄子臨川王嗣

位是為文帝

諱舊字子華

七年崩是為廢帝

諱紹宗

二年廢

文帝弟安成王立是為先帝

諱瓚

十四年崩太子立是

為後主

諱叔寶

六年隋滅陳以後主皈封長城王後主

惑於張貴妃常居內游宴不關政事故隋師至而莫

禦濟江陵詩曰故鄉一水隔風烟兩岸通望極青波

裏思盡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

姓高諱歡字賀六渾渤海人

歸魏拜晉州刺

史進渤海王位相國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

為文襄帝文襄帝立追尊高祖為神武皇帝文襄王

諱澄字子惠

嗣位進位相國齊王將受禪為食奴蘭荆因

進毒食次崩謚文襄太原公嗣位是為文宣文宣進

位追尊曰文襄皇帝顯祖皇帝

諱洋字子進

嗣位相國齊

王受魏禪十年崩太子立是為廢帝

諱殷字正道

即位叔

父常山王廢帝自立是為昭帝

諱演字延安

一年崩徵弟

長廣王立是為武成帝

諱湛

四年傳位太子自稱太上

皇帝崩太子立是為後主

諱緯字仁綱

十二年周滅齊以

後主歸長安封温公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永無

因獨知明月夜月遙想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

姓宇文諱泰字黑獺

魏進位太師崩謚曰文公

嫡子嗣位是為閔帝後追尊為文帝閔帝

諱覺字陀羅尼

嗣

位大冢宰封周尋受魏禪依周制攝天王先帝猶子

為冢宰

名護即晉陽公

執政以帝受禪至是廢帝立帝兄寧

都公為天王是為明帝

諱毓萬字法突

三年冢宰酖帝崩立

帝弟魯公是為武帝

諱邕字妙羅突

誅冢宰十八年崩太子

立是為皇帝

諱贊字乾伯

稱天元皇帝二年崩太子立是

為靜帝

諱衍

以清公輔政進為清王二年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本姓普六茹氏

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

祖立是為煬帝

諱廣小字阿廢

十二年幸江都字文化及弒

帝於溫室大唐平江南謚曰煬

梁武帝兩髀駢骨項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

之室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梁元帝背有黑

子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梁武帝張太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左右無見者取吞

之而孕焉

齊神武少時夢履衆星而行曾與同志數人獵於迥

澤澤中茅屋有犬出噬殺鷹帝射犬有三人出將辱

帝有老母兩目盲匍匐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三子乃止母言善相闇相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齊文宣帝鱗身重踝曾見天開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呼爲阿禿師帝與諸童兒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

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纔上至天而墜故帝未受禪而崩背有黑子宛轉若龍覆之形手垂過膝面有紫光陳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人捧日令上吞之及覺腹中猶熱

隋文帝生於馮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以俗間處之乃自撫養皇妣曾見帝頭生角身有鱗起駭而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兒帝額有五挂入項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梁太子在率更徐公摛侍太子侯景入永福省衆皆奔散摛疑然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下拜梁吳興太守張公乘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連擊景景益兵攻城城陷戎服坐廳事臨之以刃終不爲屈而死

五代新語
梁沈中丞俊見侯景景怒橫刃於膝瞋目叱之俊正
色謂景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血未乾而又翻背死
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去景後竟殺之
北齊東雍州刺史傅公復周武帝破齊遣其子招慰
之答曰此兒爲臣不忠爲子不孝願斬之號令天下
及至高河郡公問至尊所在曰已被執入周公乃大
哭入廳事前北面哀號然後出降周帝執其手曰朕
平齊惟見公一人

梁袁光祿昂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駭乃縛衣着柩
誓同沉溺餘舟皆沉唯獨獲全 梁孔金紫體源至
孝每見父手所寫必哀慟流涕 梁劉洗馬芭七歲
時見諸州卽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
識父聞諸州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歔欷母亦悲慟
梁陶黃門季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於外後贖歸
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
資於事父則流泣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
周幽公文廣患疾經年母李氏亦以成疾而歿公居

喪委愒而終時爲誅母爲子殂子爲母死孝慈之道極於一門

北齊李中散岳弟庶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二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袁氏

北齊王侍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瑒與陳徐僕射書曰庶孤墳旣築或非負王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夫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領琳首葬之於八

公山側

北齊王侍中統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大苦帝云何曰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大苦帝默然

隋大將軍賀公若弼會突厥來賜射一發中的文帝曰非弼無能當之命公公拜而祝曰若赤心奉國當一發破之如其不然發不中也一發破的帝大悅曰此天賜我也

陳博士長議論議溫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塵尾初

梁柳吳興憚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
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
主

周韓大將軍梁有勇畧破稽胡胡憚其勁捷號爲著
翹人太祖曰著翹之名寧減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轉戰齊人有厚衣長刀者直進其
十步一發殪之後有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
之鐵虎

隋右屯衛麥將軍鐵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
里走及奔馬以爲盜被俘爲官戶配執傘每罷朝往
南隨州行劫明旦及牙陣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
功及征遼謂醫人曰丈夫性命一有所在豈能艾葉
炙頰爪蒂歎鼻療黃不差死兒女子手乎遂死於遼
東

北齊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罽
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

隋折衝郎將沈光初仕陳入隋驍捷絕倫禪定寺階
竿高十丈適懸絕斷非力所及光口啣繩拍竿而上

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叉透空而下以掌摳地倒行十數步觀者驚駭征遼東上衝梯十五丈城上競繫之而墜未及地得過垂絙接而復上者數四帝召下大悅卽爲折衝都尉

梁左率侃有客失火燒十餘物並金寶聞之初不挂意客懼走追而慰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朝退而出僕從盡散惟有一人與之獨還無所質問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圃汎舟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而咏大中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慙而止

梁徐僕射勉曾有乘夜求官正免曰今夕正好談風月不宜及公事也

梁江會稽革代還唯乘一舸偏歆不得安卧或曰舸偏濟險宜以重物均之旣無物及於西陵岸取石十餘段以實之

隋房司隸彥謙清介曾謂其子曰人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五代新說
已數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後文帝疑其爲人遂
還京白堊塗門著簾布衣大繩束腰危坐終日天保
中歸國死後屋壁破落其下有書曰十年天子爲尚
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過代坐又曰一母生
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謂婁太后生文宣帝昭帝武
陵帝文宣十年其子廢帝百日昭帝一年武陵傳位
後主共五年焉

隋安平公文愷遷東西兩都皆云經始以煬帝北巡
欲誇戎狄作觀風殿殿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爲之
施輪軸推移忽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煬帝大
悅

梁曹江州景宗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里騎
馬快如龍拓弓劈歷聲箭如餓鴟叫平澤逐鹿耳後
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今來作貴人閉置車
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無氣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
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見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
容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

華陽隱居性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先隱居母
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執香爐詣之已而娠
生隱居遂貞隱與齊宜都王善王被誅夢來告別因
訪幽中事遂著夢記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作鳳集在肩已而
誕之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
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沈麟士幼俊敏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
岳拊其背曰斯文不墜其在爾乎張永爲吳興守請
麟士入郡沈聞郡後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

三楚新錄

宋 周羽冲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雁亂所在豪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戰頻有功何乃擢爲裨將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爲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

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

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虜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旣而贈與數百緜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爲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爲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

三刻新錄 一
來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歿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爲天子計愚臣所以爲耻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娶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

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歿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歿又晝見時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歿自以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

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
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
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
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
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
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
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
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

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尅
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
十數人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
焉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
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
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
鎬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
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
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

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主疑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市中置毒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歿未幾達舉兵襲長沙據之卽其應也時行逢已爲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畧達因命爲副貳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達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達領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達至桂楊

果爲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歿於路行逢果代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不遠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爲列侯可謂富且貴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邪行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使人迎其妻潘潘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爲侯王待之蔑如也先是所待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我有歿而已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

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
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官物也豈以已爲主而自免
之哉行逢聞而有漸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
歛爲務行逢患之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
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選有女婿乞補吏行逢
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事吾當爲汝置鞦韆
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
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上然多猜忌好發人
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爲

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者若履冰雪
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爲王逵記室每輕行逢行逢得
志命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汝嘗
佐王逵今王逵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
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稽國破之後
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
召爲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
募百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
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

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
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
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
不於五月五月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
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
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
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
蓋怒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
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爲

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
及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
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
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
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爲易俗場官須臾使人詐爲山
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
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爲詩吊之曰今日向君墳畔過
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
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

重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狼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歿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

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嘆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據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

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藩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

自救欲與相拒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折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捨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

克永世矣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帥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爲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圍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

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爲幽鬼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

季興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季興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聞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

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筯而嘆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嫗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嫗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洎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

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蔬爲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名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

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爲掌書記自是賤奏書檄皆出其右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

三才金
媛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
利季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憤
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
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
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健兒士卒之
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讐光憲與延嗣
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
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
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曰

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
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
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
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
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閒談不羈聞之
不悅入告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爲不知已至軍國
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
爲志焉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
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

三楚新錄 一五
爲援朝廷遣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冲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我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相付不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不得已乃出郊迎旦詣

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歿繼冲傷之先是荆南尚使羸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江南野錄

宋 龍衮

先主名聲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專據湖南
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携歸爲己子遂用己姓
吳主委正先主遷左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
義父溫爲武王改元昇文復姓李氏

世宗卽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旣而背約世宗問忌江
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三十萬未易可啗世
宗曰江南不見十數郡何可期也忌曰精兵雖止十

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顯字重光周世宗恕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乾德二年始與鐵錢以當銅錢十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之世均量民田以奠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於客戶三丁抽一謂之團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盃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子婿謂之義勇軍又

募豪民自被繕製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死其志果然

孫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穢鷄樹鳳池棲集梟翟遂罷相

嗣主如南都旣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獍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往詢陳陶陶曰昨

淳熙野錄 一
暮乃狼星直日故爾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世宗怒江南失約召晟責之乃置晟于樓車

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首至爲癩贅親爲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叔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剋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罕

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燻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同知貢舉省試榜出有甥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曰彭年頭惱太東烘眼似朱砂髮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勅入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

